

庄子现代版

流沙河



现代版



成都出版社

以河



B22
1951

庄子现代版

成都出版社

(川)新出登011号

责任编辑 严庆蓉

封面设计 邹小工

版式设计 席维中

庄子现代版

流沙河 著

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市十二桥街30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绵竹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5 插页:5 字数:250千

1992年2月第1版

1992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500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75—195—1/I·19

定价:7.20元

前 言

战国时代，百家争鸣，宋国有小职员姓庄名周著《庄子》书，行文诡谲，立意玄奥。越二千三百年以迄今，原版《庄子》变得非常难啃。为读者写一部《庄子现代版》，拖古人到现代来讲话，留原版给专家去研究，便是我的用心所在。

庄子不官不僚，也不运动社会，他只躲在陋巷著书，批评显贵的儒家，攻击污浊的社会，向往神秘的自然。布衣草鞋，掺汤野菜，物质贫困，精神自由，他是寂寞一生的大文豪。他的书安慰了历代的失意文人。

《庄子现代版》落笔到脱稿费时一年半，近视爬到五百五。虽曰服务读者，苦不宜诉，但亦娱悦自己，乐不可支。书成蝶梦醒，恍惚若亡失。

《庄子现代版》共三十三篇，所据版本为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郭庆藩辑《庄子集释》。

流沙河

1991年2月14日（庚午除夕）

目 录

内 篇

逍遥游	(1)
齐物论	(13)
养生主	(38)
人间世	(43)
德充符	(60)
大宗师	(74)
应帝王	(97)

外 篇

骈拇	(109)
马蹄	(119)
胠箠	(126)
在宥	(137)
天地	(153)
天道	(177)

天 运	(188)
刻 意	(205)
缮 性	(210)
秋 水	(216)
至 乐	(234)
达 生	(246)
山 木	(261)
田子方	(276)
智北游	(291)

杂 篇

庚桑楚	(309)
徐无鬼	(326)
则 阳	(349)
外 物	(367)
寓 言	(380)
让 王	(389)
盗 跖	(407)
说 剑	(423)
渔 父	(428)
列御寇	(436)
天 下	(450)

逍遥游

怎样才能活得自由自在？

一 大鹏飞得自由自在吗？

遥远北方，不见太阳，天黑水暗，叫作北冥。北冥有鱼，名鲲，从头到尾几千里长，没法丈量。鲲变成鸟，名鹏，背脊几千里长，没法丈量。鹏努力飞起来，翅膀好像天际的云。鹏这种鸟，平时浮游海上，每到海水回流成大漩之年，便要凭藉水势升空，迁飞到南冥去。南冥在遥远南方，不见太阳，天黑水暗，同北冥一样的是海洋。

齐国有人，名谐，专门搜集怪事。谐先生是这样说

的：“鹏迁飞到南冥去哟，必须凭藉水势，努力拍打翅膀，划水三千里，才可能升空。升空脱离海面以后，还得一圈圈的盘旋，搅动大气成一柱龙卷风，把自己抬升到九万里的高空，才可能启程向南方飞去。南飞航程遥远，又得藉助于夏季台风的推送哟。”

所以鹏也不是想飞便能飞的。鹏活得自由自在吗？鹏游得逍遥吗？难说。

晴日地平线上，空气扰动仿佛野马群奔。阳光射入暗室，照见亮处万点微尘飞扬。大景观的野马现象，小景观的微尘现象，可以说明一切生物互相吹风，互相需要。鹏虽大，也需要风势呢。

鹏升到九万里的高空，影点消失。我们仰望，但见天蓝。天，真是蓝色的吗？或许天是无限远的虚空，无底，也就无色？鹏在九万里高空看大地，会觉得大地也在高空九万里，同样的天蓝，同样的虚空无限远，因为空间位置是相对的。

鹏为什么必须升到九万里的高空？可以用船做个譬喻。水浅了，浮不起大船。倒一杯水在厅堂的凹地，只能用小草叶做船。放杯在凹水里，必然触底，不能漂浮，因为水浅船大。同样的道理，风薄了也浮不起大鸟，必须升到九万里的高空，风才够厚，足以承受鹏的体重。

鹏升到九万里的高空，依靠着下面的厚风，背负着上面的蓝天，后面又有夏季台风的推送，终于向南方飞去了。

鹏启程后，消息传播。林间一蝉一鸠，前者是昆虫界的著名人士，后者是羽虫界的著名人士，同声嘲笑说：“我们想飞便飞，飞到榆树去，飞到檀树去。若是树远了，一时飞不到，落地歇一歇，然后再飞就是。我们活得自由自在，根本不存在九万里高空向南飞之必要嘛。”

郊原尽处，莽莽苍苍。小鸟飞去觅食，三顿饭解决了，飞回窠来，肚子还胀鼓鼓的呢。人若去百里外，就得预备干粮，以免挨饿。军旅若远征千里外，就得辎载三个月的口粮，以免受困。人类的这些常识，那两只虫从未听说过，更不用说九万里高空鹏飞南冥一类的怪事了。虫鹏之间，层次差距太大。高层次的生存方式，低层次永远也不会懂得。

二 小年与大年存在差距

知识有层次的差距，小知不了解大知。年寿有层次的差距，小年不了解大年。凭什么这样说？请看以下事实。

菌类之一，名叫朝菌，亦即土菌，生于阴湿，死于曝晒，存活期短，不到一个太阴月的四分之一。一月分四相，晦朔弦望，各占七日。朝菌，晦日生的朔日前死，朔日生的弦日前死，弦日生的望日前死，望日生的晦日前死。总之，任一朝菌存活不过七天。朝菌观察月亮，能够获得多少知识？说来可怜，知月晦的不知还有月朔，知

月朔的不知还有月弦，知月弦的不知还有月望，知月望的不知还有月晦。朝菌便是小年。

蝉类之一，名叫螻蛄，亦即夏蝉，生于春后，死于秋前，存活期短，不到一个太阳年的四分之一。一年分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各占三月。任一螻蛄存活不过一个夏季。螻蛄研究时序，能够获得多少知识？说来可怜，仅知炎夏一季而已，既不知从前有暖春，又不知以后有凉秋，当然更不知凉秋后还有冰雪寒冬了。螻蛄也是小年。

楚国之南，有一种树，名叫冥灵。持续五百年的花开叶茂是冥灵的一春，又持续五百年的花谢叶落是冥灵的一秋。人世千年，冥灵一岁。冥灵便是大年。上古之世，有一种树，名叫大椿。持续八千年的花开叶茂是大椿的一春，又持续八千年的花谢叶落是大椿的一秋。人世一万六千年，大椿一岁。大椿更是大年了。

树有大年，人同样有。尧帝有臣，名铿，受封彭城，是为彭铿，人呼彭祖。彭祖侍候尧舜二帝，服务夏商周三朝几十个国王，活了上千岁，至今无人打破他的年寿记录。凡人同彭祖比年寿，不感到悲哀吗？

悲哀大可不必，听之任之为妙。物各有性，人各有命，不可更改。禀赋既有参差，年寿就有大小，何必悲哀。商朝的棘博士就是这样回答汤王的询问的。《列子·汤问篇》提到这件事，把道理说透了。

三 小知与大知互相嘲笑

《列子·汤问篇》也提到鹏飞南冥一事。列子的说法同齐国诸先生的说法差不多，是这样说的：“北方沙漠，草木不生，光秃秃的，地名穷发。穷发以北，不见太阳，天黑水暗，叫作北冥。北冥本是海洋，有鱼，名鲲，从背鳍到胸鳍几千里宽，从头到尾不晓得有多长。又有鸟，名鹏，背脊好像泰山，翅膀好像天际的云。鹏努力拍打翅膀，搅动大气成一柱龙卷风，羊角似的一圈圈的盘旋，把自己抬升到九万里的高空，远离了下面的白云，背负着上面的蓝天，然后向南方飞去，飞到南冥去。鹏启程后，消息传播。灌木林间有鸩雀嘲笑说：‘那家伙去南冥干啥哟。瞧我，翅膀一拍，双腿一跳，升到低空，随即降落，不去他那九万里的高空，活得上好。展翅游玩在蓬草蒿草间，也算飞得够意思的了。可是他，那家伙去南冥干啥哟？’鸩雀是不可能了解鹏飞南冥的。”

小知大小之间，小年大年之间，存在着怎样的层次差距，就说到这里吧。

灌木林的那只鸩雀使我联想起社会上某些人。是这样一些人，论到才智，他们可以办好一件公务；论到声誉，他们可以叫响一个地区；论到品德，他们可以侍候一位君主；论到手腕，他们可以受聘一个邦国。这些人的自我感觉良好，恰似那只鸩雀“飞得够意思的”。这些

人决不会认为自己可笑，但是，宋国的荣先生仍然要笑他们的浅薄。

荣先生是贤士，为人处世，凭自己的见解，不受外界影响。哪怕全世界都来赞美他，他也不受到鼓舞；哪怕全世界都来指责他，他也不感到沮丧。在他眼里，我是我，物是物，内外有别。内我外物之间，界限分明，所以他的心态稳定，不受外界影响。光荣啦耻辱啦他看得很淡漠，也不认为光荣非属于自己不可，耻辱非属于别人不可。有他这样的修养，也就很不错的了。虽然他对外物保持距离，对外界也不肯多费心思，斤斤计较，但是他还存在某些缺点，有待克服。例如他笑某一些人的浅薄，在下庄周看来，似无必要。鵩雀笑鹏，小知笑大知，固然没道理。荣先生笑某一些人，大知笑小知，就有道理吗？

四 列子乘风也不自由

看那列子，亦即郑国的列御寇先生，他是前引《汤问篇》的作者，修得风仙之术，不用器械，乘风飞翔，享受空中旅游，活得自由自在。列子每次乘风旅游，轻飘飘的玩他个十五天，然后回家著书立说。乘风飞翔这套仙术，显然能够用来造福，利人利己。可是列子不肯多费心思，斤斤计较，因为他是贤士，不愿受外界影响。

列子不用两脚走路，也不用马用车用船，完全解决

了行路的问题。但是，列子还有所待。待什么呢？待风。乘风飞翔，必须待风，无风便不能升空飞翔了。这个困难情况，列子与鹏相同。可见列子也不是想飞便能飞的。凡是有所待的，就不能说是真正的自由自在，就不能说是真正的逍遥。

谁能够做到绝对的无所待呢？

若有人能洞察宇宙万物的真相与本质，依靠着大自然的规律，掌握了天地间的阴气、阳气、风气、雨气、晦气、明气这六气的变化，从而利用这六气，获得无穷的生命力，长存不死，那么他还需要待什么呢。他是绝对的无所待了。

他到底是怎样的人？

就本体而言，他是至人，遗弃了自身的至人。

就功用而言，他是神人，泯灭了业绩的神人。

就声名而言，他是圣人，消亡了称号的圣人。

他是三位一体。

五 尧让天下，许由不受

尧帝是古时的好帝王，在位多年，政治清明，天下安定。他虽然是帝王，对人却很谦和，又肯俯察民意。听说民间有个贤士，名叫许由，隐居在箕山上，便派人去请许由来，准备当面把帝位移让给许由。

尧帝对许由说：“好太阳出来了，圆月亮出来了，还

在日日夜夜燃烛照明。设若你是烛火，难道不觉得太丢脸了吗？及时雨下了，还在引池水灌庄稼。设若你是水池，难道不觉得白白浪费吗？许先生啊，你在民间，影响远播，致使天下安定。我坐在帝位上，装扮神主似的，枉自享受拜祭，感到万分惭愧。现在，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治理吧。”

许由说：“你治天下多年，早就治理好了。现在要我来代替你，这是你的想法。可是，我来代替你，图荂什么呀？图名吗？名都是外来的宾客，实才是内在的主人。你要我扮演有名无实的虚假的宾客吗？林木虽多，桃雀只巢一枝。河水虽多，鼯鼠只饮满腹。天下这东西，给我也没用。请回去休息吧，君王。炊事员罢工了，神职人员也不至于下厨房呀。”

六 楚国狂人谈神仙

楚国著名隐士接舆先生，曾经唱《凤歌》笑孔子想当官，又曾经假装疯病，逃避国王的聘用，随后就带着贤妻到处流浪，修仙学道去了。有个肩吾先生，也是学道的，去拜访接舆，恭听他的奇谈怪论，感到吃惊。

事后，肩吾先生对道友连叔先生说：“接舆的谈论，听了莫名其妙。一是大而无当，也就是说，海阔天空，找不到任何资料来印证。二是往而不返，也就是说，通篇假设，找不到任何事实来检验。他一开口，滔滔不绝，駭

人听闻，就像黄河汉水没完没了哟。所谈论的内容太偏颇了，不合常情。”

连叔先生催问：“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呀？”

肩吾说：“接舆说，缥缈缈姑射山，神仙居住在山间。肌肤莹润又洁白，似冻脂，似凝雪。容貌漂亮又脱俗，体态婉娈又柔弱，仿佛处女在闺阁。饥了吸风，渴了饮露，不吃人间五谷。乘云飞腾在天空，驾飞龙，游遍南北西东。意念专注发神功，能使万物免灾害，人长寿，年长丰。以上这些是接舆的原话。我看他是狂人，不可信哟。”

连叔说：“是呀。瞎子不能看美术，聋子不能听音乐。眼睛瞎，耳朵聋，当然是残疾；智力瞎，慧根聋，同样是残疾。这些话我也是针对你而言的，老兄。接舆的那番话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是我信。有那样的神人呀，有那样的神德呀，他将统筹万物，使其同归大道，协和成一。天下大乱了，人人都祈祷。他不能一件件做完天下事，那样他会累垮。他要做的是不露形迹的统筹万物，使其同归大道，协和成一。有那样的神人呀，任何外物都没法伤害他。洪波涨齐天了，淹不到他。天大旱，金石熔成液态，土山烧成焦煨，烤不热他。他是神人，品质非凡。老实说吧，附着他身上的一星星碎屑，一点点微渣，也能陶冶出尧啦舜啦这样的好帝王。既然如此，他就不必一件件做天下具体的琐事了。接舆的那番话，可信呢不可信，请老兄再想想。”

这两位道友又讨论尧帝为什么退休。

连叔说：“宋国贵族戴章甫帽，表示崇敬文化传统，因为这种帽子样式古典，孔子都爱戴呢。宋国有人买了一大批章甫帽，千里迢迢的贩运到越国去。结果卖不脱手，因为那里的人剪短头发，裸体纹身，不兴戴帽。尧帝在位，治理百姓，天下太平。后来他去缥缈的姑射山，拜见四位先生，聆听教诲。返回汾水北岸的国都平阳城以后，尧帝满眼迷茫，感到环境陌生。什么江山社稷，简直是越人的章甫帽，没有用处。再也没有兴趣留恋帝位了，他念念不忘的是缥缈的姑射山，以及那四位先生的教诲。他忘记了自己的天下，于是退休了。”

七 大葫芦·臭椿·臭鼬

梁国有个惠施先生，亦即惠子，很有学问，又精通辩论术，是庄子的朋友。惠子做官，当了梁国相爷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地位烜赫，便很瞧不起庄子的学说，认为全是大话空话，太不务实，于国于民于己，没有半点用处。惠子请庄子到相府里来，想纠正庄子的思想意识，以尽朋友之谊，而收挽救之效。当然，直接纠正必定吃碰，只宜暗讽。

惠子对庄子说：“国王赐给我大葫芦种子。我种在后院内，结了个大葫芦。匠人加工成容器，容量五十斗，大极了。用来盛水盛浆吧，担心容器底部薄了不坚固，承

受不起自体的重量，容易破碎。纵剖成瓢吧，仍嫌太大了，因为舀水舀酒舀汤都用不着那么大呀。能说这大葫芦不够大吗？不能。可是大而无用，空空然枉自大。不中用的东西，我干脆一锤子打破，摔了。”

大葫芦者，太糊涂也。庄子心头明白，一点也不生气。他说：“你老先生只会用小器，不会用大器，一贯如此。我也讲个故事。宋国有一家人，世世代代蹲在河边漂濯丝绵，成了专业。同时根据祖传秘方，调制一种护肤的特效药，自产自用。寒冬漂濯丝绵，手搽了药，不皴不裂，不生冻疮。外地有客来拜访这家人，出百金的高价，买制药的秘方。于是全家聚会讨论，都说：‘我们世世代代漂濯丝绵，辛苦一年才挣几金。现在卖技术，一天赚百金。卖吧。’来客买得秘方以后，远游吴国，晋见国王，取得信任。后来越国侵犯吴国，吴王派他带领军队参加冬季水上战役。他的士兵都搽了护肤的特效药，手脚不生冻疮，大败越国军队。吴王酬谢他，赐土地，封侯爵。你看，同样的使手不皴裂，一个大用，赐土封侯，一个小用，一辈子免不了漂濯丝绵。你有大葫芦，容量五十斗，真算是大器，为什么不镂空内瓢，做成大腰舟，去漂游江湖，倒去担忧大而无用？这样看来，你老先生的思路仍旧扭曲如蓬草，是这样吗？”

庄子听不进惠子的暗讽，倒劝惠子离开朝廷，漂游江湖。惠子只得放弃暗讽，干脆明批，对庄子说：“我的领地上有一棵大树，别人说是樗，也就是臭椿。树身长